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范逢恩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_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_臣王尚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

與晏相公

殊

書

皇祐元年知潁州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
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
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

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
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
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
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
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
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
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啟

當是從官在朝時

修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
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
成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
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
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
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
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
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

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
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紐一青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

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
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
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
不為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

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修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

驚撫躬無措伏念修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
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為應用之文而自
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
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
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
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內循俯仰
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
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

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修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膺仕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為

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修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一作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升豈惟致寇之虞奚追曠官

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
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
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

漆

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
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
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
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叙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
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
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
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
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
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益某官為時元
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

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
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
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
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先朝雖
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
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

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
悰

回富相公

弼

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羣情胥悅伏
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勲維石巖然朝廷以為
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
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
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

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撓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

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逮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於要任調和

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
誨函既深忭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

獬

錢

公輔

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
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
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
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
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

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忭之私遽辱謙撫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叙奚殫

回皇子

神宗

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

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氓被德蔚興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即疇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

賦

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
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偉望尤先於舊德
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
而累一作屢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

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實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
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
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
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强顓蒙自守流離
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
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
小人而乘大器豈不躋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
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
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潁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修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
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
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為宗籍之表儀顧惟
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彛章
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興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
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

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
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
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
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

庠

謝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
十二月

右修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

一作
節召

遂諧歸政之請

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
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

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
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興
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
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
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叙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某啟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
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措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

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
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正弼諧之
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
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二年四月

右修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
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
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

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
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
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
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
言趨賓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同前

右修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
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勲出撫西

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尚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讓謝到任書

治平二年十月

右修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廸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

偃息于藩邈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嗇瞻凝感著交集惊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修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

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撓曲貽誨翰方屬卧漳之
告莫伸賀履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傳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修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
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
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
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

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修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
修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
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
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
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
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

者恃蒙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
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
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
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
銘肌骨載念修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
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
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
雨之散廬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即為田畝之

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
餘生尚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為廟
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修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
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修以衰朽得此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

贄書

治平四年六月

右修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
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
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慙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
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
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

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為金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媿風永佩思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

漆書

治平四年九月

右修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

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抃慶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
病早衰思乞骸而巳久因閒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
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
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栢之心感慰之深
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

公弼

書

治平四年

右修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興言僉允
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

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
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
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
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

琦

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修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
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

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
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為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
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
數用顯答於元勲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
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
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
竊并隆寒戒侯大旆啓行伏惟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
寤
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

奎書

治平四年

右修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為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

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上
為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

陶

賀冬書

治平四年

右修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享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
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
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
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膺圖任之
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里

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回諫院吳舍人

充書

熙寧元年二月

右修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為

一作之

盛興頌

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
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東進膺寵命
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
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
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謙眷特

枉誨函感服之私數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

公著書

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顧愚蒙獲茲庇賴載
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
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柄用始
茲歆湔宜乃高明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

安國

謝賜及第書

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端

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
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興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
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為
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修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遡風千里
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
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為百辟之表儀

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
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安屬北州大
震之災加仍歲洊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
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
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叟出常情辱
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叙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
上為邦家精調寢餼即還大用均福羣黎最爾孤生但
同興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

熙寧三年六月

右修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
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
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
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
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
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
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嗇區區

之懇敷布矣殫

回李舍人

壽朋

書

熙寧三年冬

右修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
共慶舍人器涵闊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
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望蔚然
興談久屬果被上心之簡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
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
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

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摛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

安石

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
明稟粹精稔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
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扆果被往諧之
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措紳中外
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
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精調寢興欣抃

之誠叙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
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
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
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
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
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

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
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
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已下續添

某聞鴛鴦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
於廣厦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遺瞻後來以不遑豈卑
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

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霸若晨霞
與孤舟而遂往思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實懦庸
識惟黔淺謬偷生於人壤獲違幸於王塗弓冶傳家未
耜遵業嘗畏圜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
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巴賓南浮江滙登稽
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劒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
跂清微於朝闥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
偕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

自惕幸遘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科非有備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陞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掄而為器冶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涖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

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
鑠金之利或行如首鼠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
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憲
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
官京輔移轅軍牙泣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
分符實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
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依旌榮之門榮立

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及於纖荊冬日之愛
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
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
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
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
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顓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
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
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默聰明而為甚斷無他技動

之所長徒祇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
恢山藪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荐加題品褒采一
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踈之
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閭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下
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
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恩踰
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

光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之
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藩岳結課蔑聞於最賦
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
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
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
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
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葦建樂郊而
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艤於日

下瀛洲祕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
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叙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
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
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黌之講道
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
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

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獲異於邦爵復登貳
於天官震悸來并覲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
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
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
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宦牒而便道許以
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

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
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
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
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
之題目時不敢更

一作不敢更非

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

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
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
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閎在陰鮮歡

歲崢嶸而條盡

一作忽

逃虛既久音警咳而不聞逃仰墮

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螽之懇諒
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蓆一作帶何勝於餘煖

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
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
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

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
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
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
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
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秘益注帝心之簡
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
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
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冀

保和倪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逖跂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為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其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為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為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異

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
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
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瘥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
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
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若話言
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歷恤刑賀

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

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

在書簡第二卷

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

即

先輩

象輿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彌中騰藉華而冒
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藝圃而漱其
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
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跼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
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
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實謂糠粃之無用偶
置于前特遺夢草之餘妍搗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
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髦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茲

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默
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
發屬苦中於清聖方卧歎於酸瘠倏駭無因而至前不
醉為之而強起病醒都釋颺若清風之襲人紉繹並輝
永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
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

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
克邁官能九年之一作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
於陟明重膺簡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
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悃

與辛郎中啓

慶厯二年冬倅滑州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
聽訟之甘棠餘陰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
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

豈如疇昔方茲感誠

疑

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喜天

和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
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
朝端簡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謡會課及
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
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
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材茂績藹於朝端嘉猷均於
宸簡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
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
禱

賀新發運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

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
久妙簡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
及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迓於寵靈屬此
春和冀綏福履欣欣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慶厯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臧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疑風

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深入
觀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

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
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
麤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曆六年滁州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
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佇於

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
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慶曆六年春滁州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
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伏審
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覲以未
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需寵光
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瞻依交

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
塵可望欣馬首之獲瞻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
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
時即迂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

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傳狀

見絨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通邁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
於徽采夫何卑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嗇佇膺
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絨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過
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絨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
雷憇車之伊始欣妙
書以惟和即奉渥恩
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見絨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
有常雖傾企德之勤
尚阻披風之便承屢
形於謙顧常曲示於
誨言冬序方凝陽和
將動伏惟為國自重
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

見絨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為賀仰

承詔

疑

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見絨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
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
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
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見絨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熟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
浣瞻翹之懇矣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中臺
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
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
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文忠集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

惡審官三班吏

一作二

部等處又只主

一作具

差除月日人

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一作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

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掇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

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
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
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
効亦不致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
于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
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
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
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

一作臣

劄子

同前

臣風聞昊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

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

排備

一作比

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

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

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

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

一作謂

我為怯

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

一作能得

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

一作待

亦未為遲仍須杜漸

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

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
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
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應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
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
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
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

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墮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

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耻若朝廷
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于母有罔極之恨
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
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
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
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
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詣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契丹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

伏望陛下于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
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
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
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
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
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
止

論罷鄭戢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觀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

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戢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戢戢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戢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戢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戢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戢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戢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

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

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
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
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
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
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
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
各責其將則事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厯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為非臣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自國家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

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賊
汚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
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
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
則不以為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
人則天下士人當修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
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
陽集賢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

兩制連
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
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
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
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
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
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

人乎其間昏老病患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
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
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
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
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
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
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
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

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

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

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
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
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
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
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
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
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
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

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概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懇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剡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

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
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
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于論不為甚高

為甚高三字一

迂作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
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
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

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
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
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
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
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
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一作多作空

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
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
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
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
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
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逐一

四字一作

是求

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

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暮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

一作憂

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

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
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

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

吏代之不過暮月民即

一作必

受賜此臣所謂及民

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

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
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
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
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
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
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
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
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

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

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

者字亦作之人

雖不知

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仕

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

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

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

一作只

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

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

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
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
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
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啟其漸則扇惑羣小動
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
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
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勅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
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

動搖及勅榜
出自此遂絕

文忠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
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

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

能禦之

一作制禦

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

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
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
責宰輔早為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
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

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

一作處

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
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
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
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
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
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
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

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
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
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
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
淮深慮趕赴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

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

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

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

一有居字

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

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

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
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
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
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乞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
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
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
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
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
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
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
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
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暮年却授兵權全無報
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
一旦臨事必悞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令陛下安危

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邊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
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邊隅者皮膚之患
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
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
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
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
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
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

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
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

一作知

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

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

法令不峻無所畏稟官吏見

一作知

朝廷寬仁必不

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
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
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

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

些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

法其

一作若

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

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中外聞

之莫不驚駭端為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
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
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
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
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
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
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

一作端
人正士

如仇讎

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

不知而紳一作輒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

事尚敢欺罔

一作惑

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之說

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

一作

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

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

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

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

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
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
謀以求衆助豈可聾聵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
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
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事已若斯何由掩
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
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
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

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

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夏而在契丹縱使

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
介之隙而輒萌他計妄有請求竊以契丹之和本不足
恃遇強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
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
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
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
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奸謀狂計
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

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

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

一有然字

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

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

北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

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言邊防處置未敢張皇

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

務脩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

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

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敵釁一作隙有

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
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
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
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裔內紓百姓凡
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
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西北之交侵

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

一作伏

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

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
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
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
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
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
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
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
計者但務外憂西北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
勢弱萬一有事

一作事
有萬一

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

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
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
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
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遠荒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契丹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敵騎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

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
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
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
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
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
一作
取侮小敵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
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
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

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
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
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
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
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
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
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
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

者不拘等級

一作伏

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

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
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
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
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
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
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

而難為勝矣則當擇

一作較

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

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
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
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
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
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
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
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

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
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
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
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
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
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勿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
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
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
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文忠集卷九十八